

法美頭目

香港戰前報業

楊國雄 著



責任編輯 鄭海濱

美術設計 陳嬋君

書名 香港戰前報業

著者 楊國雄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六字樓

版次 二〇一三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140 × 210mm）三三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449-5

©2013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多月前楊國雄兄從加拿大打電話來囑本人替其近作《香港戰前報業》寫序。本人已從香港教壇歸隱多年，對香港研究的情況已有生疏感，恐力有不逮，未敢貿然答允。但國雄兄仍繼續來電及發電郵催促，由於知己難求，而且素來敬仰他的為人，以及他超高的職業操守，終於還是決定恭敬不如從命，勉為其難吧。

本人與楊國雄兄相識，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本人任職於香港大學歷史系負責推動香港史的研教工作之時。為此，本人接管了系內由同事 Alan Birch 創設的香港史工作坊（H.K. Workshop），一個為方便教學而設立的有關香港史的資料庫。本人正忙於千方百計搜尋香港史資料，當得知在港大還有一位在港九無孔不入地在搜購有關香港資料的發燒友，自然是如獲至寶。這位發燒友就是有份創建益澤無數從事香港研究之人士的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及之後成為其館長的楊國雄。

我們兩人不單止一見如故，而且我倆的友誼隨着歲月有增無減，主要原因是在世間真是難得遇到一位能夠將極大熱誠投入到為眾人服務的枯燥工作中的人。回想不知有多少個週末，當國雄兄獲悉有書局結業，或因生意不景，故要拋棄放在遠離市區的書倉的書籍時，即馬上前去將整個週末埋首在充滿塵埃的書堆中，細心找出有關香港的書籍便購回加以保存。記得有兩三次經不起他的熱誠感染，跟隨他到書倉共同「搜寶」才了解和體會到整天在空氣渾濁的倉裏面，耐心查看幾寸厚塵蓋着的書本，以拯救那些將被拋掉的香港資料是怎麼樣的滋味。現時安坐於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津津有味看書的讀者，是否想到大部分資料的保留都是得來不易的呢？

本人因熟悉不少囉囉街賣舊物的攤主，所以亦常常與國雄兄組隊前往，儘量搜購以保留與香港史有關的文件書籍。現存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的逾千本晚清民初的賬簿和文件，就是我們兩人千辛萬苦搜獲的，付出辛酸血汗，搬回港大然後進行消毒才能得以保存，成為研究香港早期經濟史的寶貴資料。

其後在一九八〇年初期，本人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參加國家編寫香港史小組。身為小組成員，國家特別安排本人前往全國藏書最豐的單位調查所藏有關香港資料的情況，本人力薦楊兄參與並獲批准。因此我倆在夏日酷熱的天氣，在沒有空調的我國著名藏書單位，花了不少日子

整天翻查有關香港的資料。事後楊兄更將全部所得資料記錄成一小冊子，呈交予中國社科院保存。楊國雄搜查香港資料的工作並非只局限於香港及內地。由於他在港大掌管專事收集香港資料的孔安道紀念圖書館近二十年，所以有機會前往英國圖書館抄錄該館的卡片目錄中有關香港的書目。其後當他移民到加拿大，任職於約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合辦的加港文獻館，他因此又有機會搜尋北美洲各大圖書館所藏有關香港的資料。可知他親自前往搜尋香港資料的地方已涉及整個地球的一大半了。

在此打開上述這段塵封的歷史，只不過想證明兩點，第一，國雄兄對尚存的各種各類香港資料的認識已積累了數十年的經驗及功力，這方面他的豐富知識，可稱無人能及。第二，他對研究香港的貢獻不應僅限於他撰文介紹各類尤其是一些不為人留意的資料，他對保存資料所做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更應加以讚揚。他在本書替讀者介紹及分析的香港資料便是一個好例子。

作者在書中介紹及分析的資料，稱為「戰前」在香港出版的報紙。根據書中所談及的各報紙的出版日期，可以得知作者所謂「戰前」的覆蓋時段應是指晚清至香港淪陷期間的報紙。雖然書中所談及的報紙只有十多種，但都是極之稀有的，而且可稱得上是碩果僅存的期數，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此少數的期數絕對難以說得上是研究每份報紙的完整資料，即是難以窺其全豹的。

但值得指出的是，由於作者所挑選的對象並不是一般人較熟悉的大報，而是較少人認識的香港報紙，所以若果讀者情有所鍾，想多一些了解這些報紙的歷史、辦報目的以及其他內容，現時來說就唯有參看此書了，這是本書的珍貴之處。雖然這些報紙缺了不少期數，但由於絕大部分都存有創刊號，而透過其發刊詞研究者可以基本把握到每張報紙的特點：創報人的資歷、創報的目的、報址、報費、主要內容、管理的架構等。例如在《中興報》的創刊號有一篇名為〈本報創刊之使命〉的社論，清楚說出辦報的使命是甚麼。又例如《超然報》創刊號的〈創刊宣言〉更具特色。該文先剖析當時香港報業的情況：香港報業的進步、進步的原因和報業的弱點，然後帶出該報創辦的目的，這些都是難得的資料，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當時香港報業的實況，可能是這些報章都保留了創刊號而成為作者挑選為撰寫對象的主要原因吧。

另外要注意的是，雖然書中所挑選的報紙品種不算多，但它們都是隸屬當時不同政治派系的政治性報紙。例如《香江晨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香港新聞報》是陳炯明派的機關報，《香港小日報》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報刊，而《中興報》卻是胡漢民為西南當局設在香港的宣傳機關。這些報章的政治立場自然是截然不同，亦可反映出雖然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由於是法治的社會，只要各報章不刻意攻擊港英政府，這些報紙有關中國的各式各樣政治言論，仍是可以自由發揮的。

相信作者挑選書中收錄的香港戰前報紙作為撰寫對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它們都保留了該報曾經出版的「特刊」。但每張報紙都以不同的詞彙來形容其「特刊」，例如《中興報》稱它為「紀念刊」，《香港小日報》的「特刊」叫「彙刊」，《香江晨報》卻出版「紀念號」，而《超然報》則選擇「專號」來形容它的元旦「特刊」。雖然這些「特刊」各式其式，冠以不同的名稱，但卻有一相同之處，就是負責編輯的，都盡了最大努力去搜集有關該報的發展情況和所遭遇的困難等等，但亦有些是與當時中國政治實況以及香港社會實況相關的豐富資料來為讀者報導，這些特刊是深入了解相應報紙的非常珍貴的原始材料。例如《香江晨報六週年紀念號》是研究該報較為完整的唯一的第一手資料。《紀念號》內有很多篇幅都是有關該報的歷史、現況等。可稱是進一步了解該報的珍貴資料。又例如《香港小日報彙刊》第一集是該報一週年特刊，這冊《彙刊》首先由編輯解釋出版的原因，然後透過兩篇文章：〈我們的一年〉及〈週年紀念報告讀者〉講述該報如何經歷過去多苦多難的一年。雖然這些文章篇幅不多，但可說是唯一現存有關《香港小日報》在香港營運情況可信性極高的資料。

此外，讀者應很容易感受到作者是用了不少心血着意介紹這些香港報紙的創辦人及報紙最高管理階層人物的。原來這些人物不少都是革命分子，不單是曾參與辛亥革命運動而且繼續從事抗拒軍閥鬥爭的革命人士，有些更是當時政壇的著名人物，但研究這些人物生平的學者往往都忽

視了他們在香港辦報的活動及持續從事革命工作的真相。這本書所提供的有關珍貴資料正好彌補這方面的遺漏。

毫無疑問，對於熱愛香港的港人，對於現僑居各地仍然熱愛香港的港人，只要翻過本書，便能分享到作者窮數十載功夫積累的有關香港戰前報紙的豐富知識。本人樂於喜見國雄兄在他研究香港的漫長旅途上，在他搜尋、保留、整理以至了解無數香港資料的工作中，終於由一名默默耕耘的幕後無名英雄，露身走到最前頭戰線上成為研究香港的一位民族英雄。本人在此謹向全部港人呼籲，請您細心撿拾一下家人收藏的舊物，在您所僑居的地方，認真留意一下，是否仍收尋到任何香港資料，若有，請儘快聯絡楊國雄，給他一個驚喜，不時給他打一口興奮劑，令已到高齡的他，仍可堅持無比的鬥志，給港人多寫些文章，這是本人的盼望，亦是他期望的回報，也是本人為甚麼已屆高齡，還自找苦吃，花了不少無法入睡的深夜，趕寫好這篇序言的原因。

序二

◎ 黃仲鳴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寫這篇文章時，偶遇一位博士生，他說：「研究香港報業史者，寥寥無幾人，除李谷城外，知你是這方面的行家，願聆教益。」這番話實在使我慚愧，雖在大學講授香港新聞史，但述多而著少，怎能算是「行家」？我答：「錯了，還有一位大行家，你應該向他請教，那就是楊國雄。」

不錯，在結識楊國雄前，已於八十年代在《廣角鏡》和《香港文學》上，看過他寫的報紙和期刊論述了。後來，他將這系列文章輯進一書：《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着實使人目為之張，識見大開。尤其是〈香港報業史上的珍貴特刊——《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與《循環日報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鄭貫公首創粵語報紙——《有所謂報》〉、〈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江晚報》〉等，都是據第一手資料寫成，也是我講授新聞史時的教材。

楊國雄此書只為「香港身世」拼圖，專注報業史的拼圖，我期盼已久。踏入二十一世紀，即聞

他開始這方面的撰述，着實使我興奮。他果真坐言起行，先後於《百家文學雜誌》、《文學評論》接連擲出佳作，每番讀之，真要有寫香港報業史者，楊國雄實為第一人之感。

楊國雄曾任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在收集報業史料方面不遺餘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該館購買了吳灞陵整批藏書，尤其是戰前的報刊資料，特別是大量報紙的創刊號和一些報社出版的特刊，十分齊備。據他在《吳灞陵的香港報業史料》中所說，「內容的接觸面甚為廣闊，諸如有關香港整體性的報業史、早期的報業史、日佔時期的報業史、各報的個別資料、報人、報界社團、報業的印刷和出版、新聞教育、新聞法例和檢查等」。此外，還有吳灞陵的筆記、剪報和期刊的文章。擁有這些資料和劄記，吳灞陵曾有志於報業史的撰寫，亦已擬好大綱，可惜天不假年，壯志未酬。

楊國雄以退休之年，據之而孜孜不倦，寫下這一系列文章，吳灞陵亦可含笑九泉，終有人來完成他未竟之業。在《陳秋霖和《香港新聞報》的報變》中，楊國雄注釋有云：

庖丁，《香港報界趣拾》（剪報，出處不詳）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吳灞陵舊藏；又吳灞陵，《記香港新聞報》（剪報，出處不詳）一九三一年，吳灞陵舊藏。

在《革命暴徒報人夏重民和《香港晨報》》中亦有此徵引：

吳灞陵，《記香江晨報》（一九三一年剪報），見著者剪輯舊作《報業論文集》（二）。

近水樓台先得月，楊國雄充分利用了吳灞陵所藏資料，但坊間當無從一睹，怪不得他希望「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可以調配足夠的資源，從速將這些資料整理妥當，使有志研究香港報業史者，得以利用吳氏歷年盡心盡力所收集的史料」。筆者亦翹首以望焉。

楊國雄的研究，只限於戰前的香港報業，若干篇章饒有意義，發前人所未發，如《陳復與香港現存最早共產黨報刊《香港小日報》》。在閱此文前，筆者在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中，得悉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間，有一份宣傳共產主義的小報《赤報》，惟僅出一期，迄今不可尋。這份創刊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的《香港小日報》，楊國雄說「可算是現存最早的一份共產黨日報」，因有原件，楊國雄介紹甚詳，還引用了不少有關者的回憶錄和他人研究文字，最重要的還是這份資料：

從吳灞陵所藏的香港報業史料裏，發現了一份極其珍貴，披露該報這次被封禁的資料。這

是一份新聞手稿，從筆跡看來，很可能是吳瀟陵所撰，被香港報紙檢查處禁止刊載而退回來的。稿件共二頁，每頁都劃上一個大交叉，在交叉中間有一橢圓形蓋章，圍着這個蓋章圖邊有「香港報紙檢查處」的字樣，中間有「此稿不得登載」數字。

楊國雄運用了這些「獨家資料」，令文章益增分量，其價值可見。

筆者曾研究黃言情（燕清）的滑稽小說《老婆奴》和《老婆奴續篇》，但對黃言情的個人歷史，所知寥寥，楊國雄卻深入挖掘，得〈香港名報人黃燕清〉一文，實開我眼界，又如我撰寫《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時，曾翻閱了鄭貫公編輯的《時諧新集》；在課堂上講鄭貫公的《有所謂報》，除據殘缺的原件外，資料多來自李家園的〈香港報業雜談〉，和楊國雄的〈鄭貫公首創粵語報紙——有所謂報〉，但其後他所寫的〈鄭貫公：英年早逝的革命報人〉，再深入論述，使我在講學上更為「得心應手」。鄭貫公不僅是天才報人，還是「情聖」，學生聽了鄭貫公悉心照顧患上時疫的妻子，妻子病好了，他卻不幸感染而逝，妻子隨之服毒殉情的故事後，個個唏噓不已。鄭貫公的生平和辦報思想，楊國雄說之甚詳，他人的論述，難以比拚。

楊國雄寫了戰前八位報人，和七篇戰前報人和報紙的研究，都是鮮為人知的力作，足見他在報

海鉤沉的苦心和功力。多篇俱為我喜讀，如〈毛澤東訂閱的香港報紙《超然報》〉，他說不過是藉毛之名「虛張聲勢」，但卻饒有趣味；又如〈戰前在香港遭槍擊的兩位報人：羅偉疆和黎工伙〉，更是令人讀之有無限傷感之作。黎工伙和另一位報人豹翁（蘇守潔）俱是小報《探海燈》的「辣筆」，力揭官場黑幕，黎工伙遭擊斃，豹翁其後亦人間蒸發；對豹翁此人，還盼楊國雄為我們說之一二。

楊國雄這書，已為香港戰前的「報業身世」，拼出一幅圖畫來。這圖畫，值得我們細觀，也是報業史研究者最重要的「參考畫」。

二〇一三年母親節寫於香港沙田

前言

筆者最初接觸到的香港戰前報紙，是距今四十多年前，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鎮山之寶《香港華字日報》。該館收藏的是從一八九五至一九四〇年，所存早期原件有缺漏及殘破，所存後期的，因為經常為讀者索閱及影印，亦間有損破，但大致上相當完整，該報不但對研究香港歷史有幫助，甚至對華南地區或整個中國的研究，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七十年代初，雖然美國掀起「中國熱」，但有關中國出版的書籍並不多，所以在渴求中文資料的情況下，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和香港大學圖書館聯手整理《香港華字日報》。該中心資助圖書館修補破損的《香港華字日報》，攝製顯微膠捲後，便為圖書館精裝該報，每月為一巨冊，以後便可以向世界各大圖書館出售該報的顯微膠捲。合作計劃實行時，筆者帶領一個小組參與修補該報的工作，其中成員包括在馮平山圖書館主理修補線裝書的葉文先生和幾位總圖書館釘裝部的同事，一起在公餘後留館從事修補。經過細心而費時的修補，該報製成顯微膠捲後，現在世界各大中文圖書館都收藏有該報的顯微膠捲本。

其後，筆者轉任掌管專事收集香港資料的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在八十年代初，該館購置了吳瀾陵整批藏書，其中的香港報業史料，尤其是戰前的極為豐富，特別是大量報紙的創刊號和個別報社出版的特刊十分齊備。現在坊間所找到的有關香港報業史的專書或論文，較少談論個別報紙的歷史。有了這些報紙創刊號和特刊，便較易撰寫個別報紙的歷史，進而更準確地認識整個香港報業的發展。因此，筆者那時便醞釀着要撰寫一些戰前香港報業的書介，希望吳瀾陵所藏，廣為人知，亦廣為人用。

在一九九〇年移民加拿大前，筆者已在香港期刊發表過有關香港戰前報業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分別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的兩本週年刊合述、鄭貫公和《有所謂報》，以及最後一篇的《香江晚報》。最後兩篇所提及的報紙都是校外人士提供給圖書館的，文稿中提及有他們的姓名，亦是對其協助保存文物的熱忱，略表一二。撰寫這三篇文章時，還沒有充分利用吳瀾陵的報業史料藏品，主要是圖書館的工作繁重，未能全力兼顧文稿撰寫。

移民加拿大後，筆者任職約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合辦的亦是專事收集香港資料的加港文獻館（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時，因人手短缺、館務繁忙、上下班交通費時，更是不能開展自己的寫作計劃，這時只曾撰寫過一篇有關革命報人黃世仲的論文。事緣筆者在香港孔安

道紀念圖書館工作時，因要搜集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故留意過黃世仲所撰的《廿載繁華夢》，先後買了這本小說的幾個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線裝稀本，前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委員會主席胡志偉以筆者對黃世仲有所認識，邀請筆者二〇〇一年八月回港出席由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主辦的「辛亥革命九十週年紀念暨黃世仲投身革命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提交的論文題目是〈港台及海外圖書館所藏黃世仲著作初探〉，此文立論，是根據筆者多年前在英國圖書館，選鈔該館卡片目錄中香港戰前出版的書目和《香港政府憲報》內的〈書籍登記表〉。經過與該館的多番電郵聯絡，證實版本眾多、流傳甚廣、評價甚高而以前從不知作者是誰的《吳三桂演義》，原來就是晚清報人黃世仲所撰著。據對現代中國文學和黃世仲素有研究的顏廷亮教授說：「這是黃世仲研究的一大收穫，是晚清小說史研究的一大收穫。」這是筆者首次在學術研討會提交關於香港戰前報人的論文，後來另撰〈追尋香港戰前出版書刊：以黃世仲作品為例〉一文，分享尋訪香港戰前出版書刊的經驗，希望給有志研究香港歷史的人，在尋找資料時參考。在參加研討黃世仲的過程中，筆者亦得以補正以前的錯誤論點。多年前筆者提出香港現存最早的文藝期刊是《新小說叢》，現應改正為黃世仲所編的《中外小說林》，詳情見拙著《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

二〇〇五年在多倫多大學退休後，有朋友曾邀約筆者介紹香港戰前報紙特刊，以便在網上營造